

# THE LOGIC OF JAPAN

[日]加藤嘉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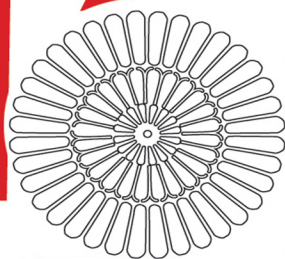
千年一遇大危机，日本怎么办？

● 3·11的亲历与反思 ● 日本脱美入亚了吗？ ● 日本与美国能“对等”吗？

**福岛核危机：日本将弃核吗？**

村上春树《1Q84》内幕

◎ 丰田神话的破灭 ◎ 福原爱的进步与成熟 ◎ 政权交替：能否改变日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自序

2011年1月1日。

时隔7年，自从2003年到北京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过的元旦。对我们日本人来说，1月1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完全等于中国人过春节，虽然在物质准备和庆祝节日的力度上，日本的元旦远远不如中国的春节。在日本的历史上，元旦始终都反映着大和民族“简单而美丽”的风俗习惯，不夸张，不张扬，踏踏实实地，一年又一年。

日本人只是相信，坚持是个力量。

忽然想到，曾经有不少中国朋友向我咨询过同一个问题，“加藤，日本人过春节吗？”说实话，很惊讶，我原来，尤其来中国以前，以为“日本人就是过元旦”这一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存在讨论的余地。后来想，那么，我本人来华前有没有了解“中国人既过元旦又过春节，但后者更重要”的事实呢？抱歉，坦白交待，我也没什么了解。有一点令人欣慰的是，我每次回日本，不少祖国同胞都问我中国人过春节的文化体系，说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人还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甚至了解的。只是说，在日本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过元旦，不过春节，国家也好，人民也罢，都不采取，也不怎么重视农历。

等于“大年三十”的12月31日也很重要。那天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老百姓都团聚在家里，看看电视，聊聊家常。到了晚上，便都调整频道，等着看“红白歌唱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日本唯一的公共电视台NHK每年都会在这时候召集同年最引人注目的流行歌手，以扮演“白色队VS红色队”的态势，在著名文化艺人（今年是“岚-Arashi”）的主持引导下展开6个小时左右的竞争。这是日本人必看的过年节目。

临近午夜敲钟的时刻，几乎所有电视台都从自己的节目特色出发，走进寺庙、神社等地进行新年的祝福。作为风俗习惯，这一“除夕”到元旦的跨越时刻，人们还会吃上一碗“过年荞麦面”，祝一家人长寿。

凌晨 1 时半的时候，朝日电视台会播出一档“讨论到天亮”的节目。这档节目从 1988 年开始持续至今，栏目组从日本各界召集 14 名象征“去年”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商人、企业家、经济学家、媒体人、文化人等，共同回顾 2010 年，展望 2011 年，一直讨论到 6 时，即天亮。今年的主题是：萎缩中的日本走向何方？

26 岁的我还比较年轻，但却很幸运地第一次参加了这档节目，在百姓们在家里享受欢乐和祝福的时刻，跟祖国的长辈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具体不多说了，反正，参加的 14 人，包括我自己，都对日本现状感到担忧，认为日本必须摆脱国家整体的“通缩”，否则无法在变革中的国际社会谋生下去。

差不多有 50 小时没有睡觉了，终于在节目录制后完成了 2010 年最后的任务。过去的这一年，我该做的都做了，能做的都做了，不后悔。可以说，这是自我出生以后第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一年，一言难尽，令人难忘。

天已经亮了，蓝色的天。越远离东京，空气越新鲜。本打算在车上睡觉的，元旦的凌晨，当然不堵车，但上高速怎么也需要 1 个半小时才到家。那之后看到的富士山，有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富士山了。这海拔 3776 米，跨越静冈县与山梨县，位于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而闻名的伊豆半岛之北边。

对我们伊豆人来说，富士山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时隔 7 年，“偶然”碰到它，仍能让我失去任何言语，或许，我原来对它有误解，这一山脉不是从天掉下来的，任何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里能让所有日本人产生自豪感，并起到强化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却只是代号“老乡”（我出生在静冈，过了 12 年；在山梨上了中学，过了 6 年，然后来了北京）的富士山，突然变成了陌生的产物。看着国人心里最漂亮的山脉，我不禁胡思乱想起来，无论这山离你有多近，它都不可能变成你的熟人，而永远保持陌生、神秘、遥远地存在着。我下决心，下次回国时一定要去爬富士山，10 年没有上去了，真想再次挑战一下。

6 时半回到家里，等在家门口的母亲，让我倍感温馨。2009 年，我们全家失去了父亲，母亲变成一个人了，作为长子，在跟弟弟、妹妹的配合下，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让母亲幸福地过下去。这是“想家”的时光。收拾东西，泡澡，然后跟母亲一起做饭。

元旦的时候，我们一般吃“年夜饭”，不是所谓豪奢的“怀石料理”。我们不过是普通家庭，有炖菜、年糕、还有一些母亲拿手的家常菜就够了。量也不多，吃不下就不要做，吃不下就不要点。我想，日本人有理由把这种简单和朴素保持下去。

# 目录

千年一遇大危机 .....	1
日本人是这样跟地震打交道的 .....	1
“3·11”：亲历与反思 .....	4
福岛核危机：日本将“弃核”吗？ .....	14
探访重灾区：亲历与反思 .....	21
灾后半年游记 .....	29
迷失中的政治 .....	32
“外星人”鸠山由纪夫的政治与辞职 .....	32
“老革命”菅直人的政治与辞职 .....	40
“政权交替”能否改变日本？ .....	47
日本政治病了吗？ .....	51
对外关系 .....	61
福田辞职改变日中关系？ .....	61
前原诚司辞职的意味 .....	61
日本“脱美入亚”了吗？ .....	64
日本与美国能“对等”吗？ .....	69
社会问题 .....	72
日本还能稳定多久？ .....	72
“小泉案”告了一段落？ .....	76
日本人能否优良地生活下去？ .....	79
太阳经济：日本复苏的药方？ .....	86
丰田神话的破灭 .....	90
南非世界杯：败局中的反思 .....	95
时事随笔 .....	101
“拉动内需”的东京思考 .....	101
村上春树《1Q84》内幕 .....	103
日本人与韩国人 .....	105
福原爱的进步与成熟 .....	107

民族主义也有健康的 .....	109
后记 日本怎么办：从战后到灾后 .....	111
尾声 .....	118

# 千年一遇大危机

## 日本人是这样跟地震打交道的

我是日本伊豆人，伊豆半岛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对我来说，地震、台风、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再平常不过，我把它们视为一辈子要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日本地震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没有人没经历过地震。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也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就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 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在其工作中有一点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而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会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1）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2）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

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的，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學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从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区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区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6.8级，大约107人受伤。

在日本，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朋友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朋友来。

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 5 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区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 **“3·11”：亲历与反思**

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 19 时为止，据日本官方统计，大地震、大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 8649 人；失踪人数达到 18000 人；避难者人数达到 338522 人。至我写此文的 2011 年 9 月 4 日为止，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死亡者达到 15670 人（宫城县 9438 人；岩手县 4653 人；福岛县 1603 人），失踪者达到 4282 人（宫城县 2285 人；岩手县 1748 人；福岛县 245 人），把死亡者与失踪者合起来，已经超过 2 万人了。

—

2011 年 3 月 10 日晚上 21 时，我带着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母亲，从北京起飞，回到了东京。一切都顺利，也很正常。母亲坐火车往伊豆回，我则打车往东京市中心去。22 时，我到达位于东京后乐园的 Tokyo Dome Hotel，办完手续，前台人员把 22 层的房卡递过来，我拿到后

坐电梯上去。电梯是透明的，东京的夜景很漂亮，高楼很多，不奢侈，很朴实。这是已初步实现现代化，走向后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市民们都按照“同一座城市，同一条规律”的潜规则去经营生活。电梯往上开着，虽然我一个人，却感到很浪漫。我还是很喜欢东京的，这座城市就这样活下去，一天接一天，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平静地流逝下去。

3月11日。

我像平时一样不定闹钟，早晨5时自然醒，起床，开灯，洗脸，写一篇中文专栏。写完后打开窗帘，晴天，很舒服，突然有种外出晨跑的冲动，于是起身换了身轻便的衣服，跑出去。我在8时返回酒店，简单冲了下澡，便开始回复邮件。我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跟一位日本广告方面的企业家一起做一本对谈图书，内容为“让我们一起聊聊中国”，为期3天；14日到某汽车公司演讲，参加几场活动等；15日早上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北京。这是我那一刻已经定好的计划。

9时半出发，与平时没有任何差别的一天，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大的灾难。

我在10时准时到达已约好的，位于东京赤坂（Akasaka）的BizTower。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我带到22楼的会议室，等对谈伙伴上来后，我们便开始了关于这次活动的主题探讨。中午前后，伙伴把几名中国籍员工介绍过来，我采访他们，了解一下中国员工在日本大企业的待遇、困惑、劳动观念等差异带来的烦恼等。

之后，我们一行人起身到了赤坂美食街共进午餐，一人1000日元（70人民币左右）的标准，“八成饱”是日本人的传统习惯，不要浪费。

回办公室的路上，咖啡迷的我动不动对两位说：“我想喝咖啡，你们等我一下好吗？”对谈伙伴回应说：“当然可以啊，下午要不要换个地方聊？换换心情或许能带来不同的思路啊！”编辑说：“好主意，但这样还要把那些资料都带过来，会不会很麻烦？不如咱们就在办公楼的咖啡厅聊吧，我申请一下好一点的位子。”

13 时半，我们到了 22 楼的开放式咖啡厅，人很多，大家都边喝边聊，周围还有一个小图书馆，令人感到舒适。我吃了一块蛋糕，喝着咖啡，跟平时一样，强有力地主张观点。然后，我跟伙伴之间的观点恰好交锋的时候，震感来了。伙伴第一反应说：“噢，加藤君，你感觉到摇晃了吗？你等等。”我轻松回应说：“噢，是啊，在摇晃呢。东京也有小地震啊，我以为只有伊豆半岛才会发生呢，还蛮新鲜的，哈哈。”我那一刻，说实话，还真没把几秒后将发生的大地震当回事儿。

伙伴说：“不，不，这可不是一般的规模，你认真点！”下一刻，周围突然强有力地摇晃，我吓了一跳，从未经历过的摇晃和震感让我失去了语言，只是抓着桌子等待震感停下来。震感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 1 分钟左右，在此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书从柜子里蹦出来了，豪华的灯往人的方向去砸，用玻璃做的杯子等也纷纷被砸坏，“音响”非常明显。我望了四围，在咖啡厅那里，两个打工的女大学生显得很恐慌，双脚都在发抖，她们没用火，还可以，如果用火就麻烦了，火灾和地震往往会造成恶性循环。我判断，她们俩恐怕是没法靠自己避难了，我快速跑到她们跟前，拉着两人的手，躲到牢固的长桌子下面。

现场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这样做，没有例外。

## 二

突发事件面前的冷静与镇定，并非出乎意料，没有人发出带着恐慌的大声。所有合格的日本国民从小学一年级承受的防灾训练教育，总算用得上了。记得 10 年前，我读高二的时候，第一学期末的训练上打破了“纪录”。这里指的纪录是什么呢？

每一班 40 名同学坐在教室里，班主任大声喊：“地震发生了！同学们开始行动！”紧接着，我们把平时放在椅子下面的安全帽拿出来，戴上，然后躲到桌子下面，深呼吸，等待下一个命令。校长亲自出来广播：“各位老师，同学们，我校附近刚刚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地震，余震还在发生，请保持现有状态，在安全的地方等候救援。我校所有建筑的抗震性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保持冷静，请

等待下一个广播。”过一阵子，又有一个广播来了：“各位老师，同学们，校办刚接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余震差不多停止了，请大家立即行动，集体跑到学校操场上来，各位老师，请配合好救援工作，开始！”

接下来，1000多名全校生保持戴着安全帽的状态，跟着班长快跑，从安全通道跑到外面，排着队，全力以赴地跑到学校操场里，每一班排成一排，由班长来点名，再由班长传达给班主任，最后由班主任传达给校长，校长最后宣布：“各位老师，同学们，辛苦了，从我播出指令后到现在，你们一共用时3分28秒，突破了校内纪录，大家辛苦了！”

我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至少50场。总结一下经验，学校是这样训练的：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长时间不间断地训练使我们具备了不经思考即可做出自救反应的能力。

(1)要熄火。地震和火灾往往是离不开的，地震造成火灾是必然现象，必须刻意防止。(2)若可能，要尽量出去，屋子里很危险，楼上的东西掉下来，房屋倒塌，你埋在里面就完蛋了。在此过程中，你也要尽量戴上安全帽。(3)如果你没法出去，就躲避到桌子或椅子下面，冷静地等到摇晃停下来。然后，跟周围的人合作，手拉手，心连心，从安全通道跑到外面。日本每一栋楼都有为非常时期紧急使用的安全通道。我突然想起小学的老师在防灾训练课时跟我强调的话来：“你到了陌生的环境，首先要确认消防通道，无论多忙碌多着急，你都不能忽略这个过程，否则后果自己承担噢。”

### 三

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10年前练过的，听到的广播也与10年前一模一样。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训练过50多次，不经大脑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我在脑子里快速整理了一遍自己要做的事，因为我们这里是无烟区，所以我第一时间便朝后面需要用火、用电的咖啡厅喊去：“喂，你们没事吧？别着急，有没有熄火，赶紧把所有火电停下来！然后到旁边的长桌子去躲避，你们那里很危险，东西会掉下来，快点！”

这里是 22 层，现在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地继续在摇晃，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次地震的震感真是太强烈了。我们只能在这楼里找到安全的地方，躲避一阵子。我决定先到咖啡厅，把吓得已经不能行动的两个女孩子拉过来一起躲避。

地还在摇晃，强烈的震感使我不能顺利地到达后面位置的咖啡厅。短短的距离，我却要躲避冲撞过来的餐车、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强忍着疼痛，撑着刚才意外被餐车撞到的腰部，我终于趑趄地来到咖啡厅的一侧，拉起两个女孩子的手，向原来 20 米左右的长桌子下面跑过去……

此刻，咖啡厅旁的图书馆里一片狼藉，书柜里的书早已掉落了一地，几个大灯也掉下来了，声音很大，之前在里面看书的几个女孩子吓得大叫……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整栋大楼瞬间失去了原有的和谐与宁静。

躲在桌子下面，我们始终维持着保护头部的状态。因为没有找到安全帽，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些硬的本子、电脑等有意保护着头部。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说话，坚持等着地震停下来。

等待的过程中，大厦的管理人员开始播放指令：“各位工作人员大家好，刚才东京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地震，电梯已经不能使用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们这座大厦的耐震措施是完备的，请大家暂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待救援。”广播人员断断续续至少播放了 10 次。我们听到这些，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虽然我们并没有彻底放松，但感觉好一些。这座楼里没有电视，但听说岩手、宫城等东北地区的灾害很严重，我那里也有亲戚朋友，把手机拿出来试图打电话询问一下他们现在的状况。但发现，电话打不通，周围人都一样，电话线断了，或者此刻要打电

话的人太多了，电话线忙得已经失控了。我们就这样一边等待，一边尽可能搜集地震有关信息，了解目前的状态。到底哪里才是隔震源地？究竟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地震？旁边有人说：“好像东京的震级为 5-6 级，东北那边是 8 级以上。”我心说：“8.0 级！？那相当危险了，而且那边是海边，真要发生海啸就麻烦了！”

这样过了 2 个小时左右，电梯依然在停，我们没有出去，但也不可能正常工作，于是很多人一边搜集信息，一边试图打电话联系亲友，或跟周围的人商量如何出去，如何回家等问题。我趁着震感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到有电视机的楼层，看到东北地区情况十分严峻，尤其海啸吞并一个小镇的那一画面让我久久难以平静。整个小镇都没了，住宅、汽车等就像多米诺一样，一个一个地被海啸淹没，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为建立社会所付出的血汗相当脆弱。我无言，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一场面。

大厦管理人员又做了一次播放：“各位请注意，居住地点离公司不到 5 公里的员工，请走路回家，其他员工请暂时不要离开。”听到广播后，有一些人开始收拾东西，带着安全帽从非常楼梯下去……但是还有一批人没能回去（在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住在郊外或比较远的地方）。

电话一直打不通。地铁也全停了，火车也停了。道路都被封了，有出租车，但此刻当然是供不应求，几百人，几千人排队等着出租车。我本来跟公司的领导有个约会，幸亏是在同一楼层上班的领导，否则根本无法联系上。18 时，我跟领导打好招呼，带着安全帽走了大概 5 公里的路程，来到目的地。一路上，带着安全帽的上班族们排成一队，就像蚂蚁一样，有序地走路回家。

这场景格外令人深思。在这样联系不到任何人、没有车可坐、许多道路都被封锁的严峻情况下，没有人抱怨，很多人默默地走着，像早就约好了似的，此刻的东京呈现的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乱了，心却不乱。硬件失控了，软件却平静。面对这样的灾难，日本国民还是比

较冷静的，大家都不乱，此刻互相帮助，耐心走路回家。没有人在抱怨，只是偶尔互相喊一下鼓励性的话而已。

很多店关门了，但我们的目的地还在营业。我们 20 时到店里，吃饭吃到 22 时，然后出去。外面的场景跟几个小时前根本没有发生变化，人甚至更加多起来，有序起来。路上充满车流，却不动，我走到地铁，这里依然在封锁着，电话也打不通。我跟领导分手后，一个人走着走着，自己住的酒店很远，大概 20 公里。我也跟其他人一样，不多幻想，耐心走回居住的地方。偶尔发生余震，断断续续的，但感觉到高峰已经过去了，没有放心，却抱着平常心，慢慢回家。

偶尔跟旁边走路的人交流，共享遇到出生以来首次这么大规模地震的感受。东北地区的同胞们更加严重，但整个晚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直到半夜 3 时多，地铁才慢慢地恢复，大部分线路，包括新干线等依然在停运的状态，直到第二天、第三天才逐步地恢复起来。当然，去往东北地区的铁道一直暂停营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很少遇到电话打不通，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食品的状态，简直回到原始时代的无人岛似的。到便利店，也几乎没有东西能买得到，全都被卖光了。每个大楼的房东担心火灾，所以命令下面的所有店，下午就暂停营业了。

我一步步走回去，没有疲倦，抱着平常心，却不放松。路上，尤其在地铁站附近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外面睡觉的人，年轻的，中年的，高龄的，男的，女的，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在日本，人们把它叫做“野宿”。因我对东京路程没那么熟，大概半夜 3 时才回到酒店，酒店大厅早已变成人海，外面还是很冷，没能回家的居民到酒店避冷，酒店方面也没有拒绝，处于这种紧急情况，彼此已不在乎这里是谁的，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渡过难关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场面，在大都市东京很少相逢，却在此刻令人感到温馨。

电梯当然停着，我从非常楼梯走到我住的房间，又是 22 楼……

四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3·11地震和海啸可以说是此生面临最大的灾难，内心不恐慌是骗人的，大家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

3月15日，我按原计划回到北京之后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这期间有记者问过我：“日本民众在那么大的灾害面前怎么不乱呢？难道不害怕吗？”我回答说：“讨论怕不怕没有任何意义，在大灾害面前，在充满恐慌的前提下，能否做到保持平常心，理性判断出第一要看哪里，第二要做什么，第三要去哪里。”作为一名日本普通国民，我在第一次经历的大地震的现场，真正亲眼看到了现场同胞的超级冷静与克制，团结与理性。这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长期练出来的，而不是从天掉下来的。

“互让带来互惠”的精神面貌也在地震发生后的国人心态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也跟日本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去过日本的朋友都很清楚，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日本人是靠秩序谋生的民族，无论是地铁里还是十字路口，商店里还是公厕里。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日本人把让步看作是利益问题，而不仅是道德问题。少数服从多数，让一步后退两步，都是深刻输入到日本国民血液当中的东西。假如一个社会的组成人员在日常期或非常期都能够认同“退而进”的观念，秩序就会逐渐产生。亲自经历后才发现，地震发生后，内心恐慌，社会有序的原因，除了经教育练出来的平常心外，还有“互让互惠”的国民性。

地震、海啸发生之后，没有一个日本人责怪自然，没有人从“这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角度看待灾害的发生以及接下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自然为人类赋予的恩惠已经太多，太深，太广了，人类有什么资格责怪自然呢？死亡人数之多，失踪规模之大，避难过程多难，没有人不把它视为是人祸。我们有理由，也有义务寻找尽可能有效、和谐地跟自然界打交道。大地震、大海啸，核泄漏形成的，史无前例的“复合型危机”再次让日本人深思到了这一点，令人悲伤的同时，令人欣慰。

## 五